

黃金組

首獎



宋淑芬

宋淑芬，筆名莫云，臺大中文系畢業。曾任《海星詩刊》主編，獲教育部文藝創意獎、《中央日報》等文學獎，著有《紫荊又開》、《夜之蟲》等書。

那一夜，月光流過

那一夜，阿罩霧新厝的庭院，想必灑滿了一地銀亮的月光。

「你外公外婆結婚八年才生下我，你外公心內那歡喜啊，就親像天上跌落落來……」

我沒來得及見到外祖父，對他老人家的印象，除了長輩口述，就是懸掛外祖母房中那張黑白畫像。外公身著一襲緞面的晚清士紳袍服，略顯清癯的面容看起來很斯文，他正身端坐鑲嵌大理石的太師椅上，身旁的高腳木几上擱著一盆盛開的水仙，與春節時外婆房中的擺設一模一樣。只不知，歷經兩千九百多個日子的翹首盼望，那輪天上最美麗的皓月，終於應聲滑落，化為合掌掬捧的明珠時，外公內心狂喜的激動，是否還能一如畫像上的神情節制？

那段「天上跌落月來」的故事，經常應證在母親回娘家的時日，她無疑是眾星圍拱的明月，連帶我們也雞犬升天地享用了幾頓各家遠近親戚接待的好酒好菜；每逢年節，口袋裡更是飽足地裝滿糖食與紅包。

時隔數十年，除了本家幾個舅舅，始終沒弄清楚那座保留著林氏祠堂的霧峰鄉間深宅大院，前後裡外，究竟分住著幾戶人家？雖說外公當年只是大家族中某一房

的「阿舍」，家境依然富裕，而他對長女的偏愛嬌寵，更是令人覺得不可思議。母親的童年，家中婢僕成群，原本不是啥稀罕事；但她天天由長工護送或揹負上學，以防被頑皮同學霸凌的事，卻讓人嘖舌稱奇。此外，聽她說起偶爾還有烏魚子當零嘴吃的坦然，甚且比父親出差帶給我們的森永牛奶糖更稀鬆平常時，更教我們為之瞠目氣結——那可是物資匱缺的日治時期。

母親出嫁時，禁婢令尚未嚴格執行，她也理所當然有個陪嫁的婢女，我們都喚她阿英姐。打從我有記憶起，英姐已是自由之身，她先是跟著戲班跑，後來又在街角擺個簡陋的檳榔攤維生。母親念舊，有好幾年間，都讓她們一家老小免費寄住我們日式房舍的獨立院落。直到母親晚年寡居，英姐還不時拎著水果月餅來探望，也始終親暱地叫母親「姑娘仔」，恭謹地稱呼父親「姑爺」。

有時候，母親叨來念去，就是忘了念叨供桌上擺放的，還有一張寫著她和父親生辰八字的紅紙。

「那杯供在他們家祖先牌位前的清水啊，整整三天，沒有一隻螞蟻蚊子跌落，整整三天！」

這是另一段有關「跌落」的故事，媒妁之言與神諭的機率，决定了她與父親的緣牽一生。那年，母親芳華二十，暈黃的婚紗照上，眉眼間流露的盡是期盼幸福的靦腆羞澀。

而後，太平洋戰事吃緊，新婚燕爾與連獲麟兒的喜悅，早被物質條件的緊縮逼壓得無法喘息。母親經常提起「疏開」的時候，為了家計，父親也曾去賣過「押密」，若非戰爭及時結束，他還差點被徵派到南洋戰場當軍伕。「那，可就沒有你們兩個了。」她總不忘乜斜著眼，對我和小哥這麼說。

年輕時，總是不慣母親隨手撕下牆上的日曆紙擤鼻涕，卻捨不得使用價廉物美的衛生紙；也很難想像她從茶來張口的富家千金脫胎成勤儉持家的賢妻良母，得歷經多少身心的煎熬淬煉。她婚後的刻苦能幹，或許就是戰火在那一代人生命爇烙的印記。物資缺乏的夢魘，始終如影纏身，甚且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習性。幾十年來，母親在木床底下儲藏著好幾大罐紅豆綠豆和砂糖的習慣，經常讓家中的女傭邊擦地板邊笑說：「哇，戰爭再來也不怕了」。

除了儉省，母親還感染了終身不治的毛病，嘮叨。

伊這麼愛雜念，就是跟妳內嬭學的。個性矜端的外婆，有時也會皺眉歎氣。儘管沒有同住一個屋簷下，母親口中的「大家」，確是嘮叨挑剔，和戲劇中傳統的婆婆一般嫌冷嫌熱，總要挑縫找碴，時不時為難一下媳婦。幸虧母親不是長媳，承擔

¹「疏開」，日語，即疏散。「押密」，黑市。「內將」，旅舍女服務生的通稱。

的壓力也隨之遞減。祖母在我讀小二時就已辭世，隔年，正值盛年的伯母也走了。母親總說伯母就是愛回嘴，才被祖母叨詛，折了福壽。

回想起來，倒覺得母親的習於叨念，或者和父親的長年經商有關。早年我們在臺中市的鬧區開了一家百貨行，賣的無非是胭脂蜜粉、皮包鏡梳、塑膠布、熱水瓶等高檔雜貨。家中成員除了一家六口，還有兩個包食宿的年輕店員，外加一個煮飯的歐巴桑。父親負責進貨記帳，母親忙裡忙外，既要督導家務，也要收找貨款，有時還得幫著招呼顧客，排解客訴的疑難糾紛。柴米油鹽的叮嚀囑咐，錙銖必較的討價還價，都成了她日復日、年復年的家常反覆。

「哎，不講你們怎會知道？那時陣，全繼光街就是我穿得最水，妳阿姆哪能跟我比？」年老時，母親提起那段鑲金歲月，還是要挑起眉毛，拔高音調。好似渾然忘記當時她身上多襲花色時新的旗袍布料，來源就是隔鄰伯父家開的綢布莊。

老相簿裡收藏著兩張妯娌坐鎮各家櫃檯的小照，應是同時間拍攝的，隱然有著鬥豔較勁的意味。伯母一臉細致的五官與笑容，活脫就是畫報上的古典美人；母親也不遑多讓，只是面容還更豐腴些。素來嘴利的堂嫂被問到哪個更勝一籌時，總是機伶戲答：沒得比，她們就是當年繼光街上「兩仙最水的厝仔標」。

相較於父親辭世後，母親衣著儀容的日漸邈遠，親友們更津津樂道的竟是她當年異乎尋常的「愛水」，也是讓她最愛自誇的節儉美德「破功」的罩門。那時，我們

店面的櫃檯就設置在通往內室的甬道口，每回進出，都無可避免地從母親身旁走過，那身濃郁的粉香，經常讓我不得不憋住氣，加快腳步通行。搞不清她究竟搽抹了多少自家販售的膏粉香水，那些層疊撲襲的香氣中，唯一讓我感覺不嗆鼻的，只有斜簪她髮上的新鮮茉莉，那是每天清晨跟挽著竹籃沿街兜售的阿婆買的，還帶著一縷朝露未晞的淡雅清香。

從百貨行到後來經營旅館，母親身上的旗袍，其實都是當時婦女家常穿著的基本款式，只是布料與花色的絢麗多變，卻是令人眼花撩亂。每個月她都固定到街尾一家叫做「錦波」的老店去裁製新衣，從夏日的紗綢絲緞到冬季的棉絨毛呢，齊整整排滿兩座衣櫥和一座五斗櫃的大抽屜。

父親對母親的愛憐，想必來自年輕時的患難與共。除了酬酢，他的身上始終是一套廉價衣褲，對母親的「戀衣癖」卻是毫不吝惜地一概照單全收。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冬日夜晚，兩人席坐室內，茶几上擱著一隻小電爐，爐上咕嘟滾沸的茶壺熱氣蒸騰，可父親不是用來沖泡他日日不可或缺的鐵觀音，而是捧著母親最珍愛的一襲絳紫色絲絨旗袍，攤在氤氳的蒸氣上，一寸一寸耐心地來回薰蒸，好讓因久坐而倒毛的衣料恢復原狀。

兒時最大的樂趣之一，就是趁母親出門時，溜進她房裡，一格一格，上下錯落地拉開她的衣櫥抽屜，貪看繁花似錦的滿目繽紛。另一個目標則是母親的提籃，那是

她的嫁妝，一對木製的雙層圓形食盒，漆色已見剝落，她卻用來擺放首飾。為了支助父親的事業，母親當年豐厚的妝奩早已變賣殆盡；令人不解的是，經濟狀況改善後，也沒見她佩戴過一件貴重的金玉寶石。她的收藏盡是些廉價的人工飾品，除了幾條假珠手環、幾朵年節喜慶插戴的朱紅簪花，最醒目的就是那一副副亮晶晶的耳環。耳垂上那兩只成串的水鑽或鍍金耳墜，總讓母親俯仰走動時，搖晃生姿，也成了她身上最吸睛的亮點。好幾次，我曾潛進她房裡，好奇地套上一件鮮艷的旗袍，夾上兩隻銀瀑般的水鑽耳環，對著妝鏡左照右看，顧影自憐好一陣，算算母親該回來了，才急著脫下曳地的旗袍，求助幫傭的阿桑來收摺歸位。

搬遷到鄰近公園的新居後，父親轉換跑道經營旅館。母親不再鎮守櫃檯，可也沒閒著。雖說無需親自下廚，光是張羅旅館員工的一日三餐，就夠她早晚忙進忙出，沒完沒了。

只是，相較於昔日商務熱鬧的老市區，我們毗連著旅館的新家，左鄰右舍盡是住宅與公家宿舍，不免顯得有些冷清。母親雖然依舊妝扮得一身光鮮亮麗，除了每日短暫地到旅館閒晃幾回，大部分的時間只能在家裡念念備人，或在員工用餐時佇立門口，數落一下「內將」們有待改進的服務態度。我們平日要上學，假日也各自溜得不見人影。寒暑假的早上，經過父母親敞開的房門，瞥見內室的場景經常是：父親坐在書桌前，把臉埋在攤開的報紙裡，一邊聽著收音機播報的股票行情；母親

則是閒坐一旁，嗶嗶說著青菜蘿蔔的零碎瑣事。在街口的零食攤閒逛一番回來，母親依然喋喋不休，說的還是蘿蔔青菜，碎碎細念的聲音彷彿夏日蟬鳴，穿透異次元的時空，迴繞著、攪擾著我的耳蝸；而父親看報聽股票的姿勢竟宛如畫面定格——有時，我會停步愣怔，甚且懷疑自己唇齒間殘留的糖餅甜香是否那麼真實。

或許日子真是太無聊，又或者為了解決日式房舍橫行天花板與地板下的鼠患，不知何時，母親竟開始收養街貓，而且來者不拒。照顧家中一群黃白黑花、大大小小的貓兒，也成了她生活的另一個重心。她曾花五塊錢從市場「拯救」一窩殘病瘦弱的奶貓回來，結果一隻也沒養活；買菜時順道給家中懷孕的母貓捎帶一小塊生鮮豬肝或幾隻蚵仔進補；除夕夜，要我把一個包著硬幣的紅包丟進肥皂箱內給貓咪當壓歲錢；用湯匙給牠們灌食花生油，說是治療貓瘟的獨門偏方（結局也是一隻都沒救活）……這一幕幕，都成了我童年獨特而鮮明的回憶。許多年後，手腳上帶著貓爪「愛的印記」去上學的糗事，還經常成為我在同學會上被調侃的話題。

父親的事業愈做愈大，母親的閒極無聊就愈多，嘮叨的對象也從幾個嫂嫂擴充到孫兒孫女。直到兒孫陸續負笈或遷居異鄉，她又只剩父親一個聽眾。

再其後，父親終於也撒手而去。母親儘管逢人就叨叨述說往事，甚且抱怨父親生前對她不夠體貼，我們都心知其實是嗔怨他沒能與她攜手偕老。不知那九千多個孤枕獨眠的夜裡，父親是否曾來入夢？而母親的消沉落寞卻是一如日益明顯的老態，

再也遮掩不住。

「給我作什麼壽？那可是會被閻羅王點燈做記號的……噢，我為什麼在這裡？那，你又是誰？」

高齡體衰的母親，依舊日日絮叨著。只是，幾度輕微中風後，她卻宛如一尾失憶的鮭，逆著時光的流，隨興洄游，一路貪看中途風景。前世今生的閘口險灘，彷彿夢幻泡影，都已消隱漫漶。

「你外公每天都給我一個銀角子，別的弟妹跟他討都沒有。足足八年啊，親像天上跌落月來……」

月光光，秀才郎，騎白馬，過蓮塘……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個夏夜，想必外公也曾懷抱著他的掌上明珠，坐在內院廊簷下的藤椅上，輕輕搖著哄著——父女倆的眼中，想必也流漾著和月色一樣清朗的光。

那尾沐著銀亮月光，悠緩溯游的鮭，終究還是回到了生命的原鄉。

* 評審評語

本文敘述近身觀察母親的人生和形象，文筆好，修辭、敘事方法均為上乘。能舉具體事例，刻繪母親的個性，細膩入微，讓人印象深刻。同時寫出了父權社會中母親經營家庭幸福的不易，全篇無一語說教，自然流露親情之美。

——向陽

* 得獎感言

總以為母親的存在，是日常生活的理所當然。直到初老，驟然失恃，往事日夜縈懷……方知骨肉剝離的痛，已化為生命中難以追贖的失落。

慶幸能以這篇文章懷念我的父母，以及他們那個艱難卻勇於承擔的年代。